



故乡这个记录出生、成长、迁移、死亡的地方，牢固地寄存着每个离乡人共同的记忆。《在别处》是非虚构作家袁凌深汲生命记忆的个人自传散文集，成书历时十三年。他用柔软有温度的文字，忠实追溯了一个人的离乡与回归、青春到不惑的心路：孤身离乡的线索、在外漂泊的孤寂、城乡沉默的变迁、自我成长的印记……从小县城去到大城市，从候车室回到出生地，真实记录了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，一段城乡中国的无声变迁。

我想攀爬连接城市和故乡的彩虹之桥

□袁凌

2019年的某个秋日，我在天通苑地铁站天桥上看到了半截彩虹。彩虹从楼群之间矗立起来，短短的一段，引得行色匆匆的下班族纷纷驻足观看。这一时刻变得有点异样，像是对着许愿桌上的蜡烛，短暂地相遇，又寻常地逝去，只在朋友圈和记忆里留下一些痕迹。

我想到了童年时出现在山谷间的彩虹，更完整，更修长，像是我脚下站立的天桥，真的可以由此出发去寻找什么，跨越什么，即使只是在孩提的梦中。

我出生在陕西南部的一个山村。在童年，时间缓慢，感觉自己处于一个密封的瓮里。四周岭际是完整界限，离外面的世界很远，只有垭口传递些微信息。

长大后渐渐走出脚程，身后留下线索，其实也是家乡人的寻常轨迹：出巴山，渡汉水，过秦岭，出潼关，天南地北。过于悠长，多有阻隔，却又含曲折情味。到了平原，才算是真正跨越天堑，迈入外面的世界，再也没有家乡的地标。

有天发现自己走得已够远了，有一丝驻足顾盼的自得，下一刻涌上的却是心慌：牵扯的线路太长，归途难寻。纵使地理上回到了老地方，却认不出曾经熟悉的物事，找不到生身的证据。旧日的瓮破碎，时光之水似乎原封贮存至今，却倏然流尽。

面对残存水迹，心中怀疑：我算是活过吗？昆德拉有一句话：只生活过一次，就等于没有活过。古希腊哲人说，我们不能两度踏进同一条河流，我们存在又不存在。在匆忙急促的路途中，除了半段彩虹的偶尔征兆，我们能落得什么随身之物？即使是获得了房屋户



口，在寄居的城市有了一个位置，心里仍然有一道过于拉长的针脚，绷紧了会疼痛。

没有人可以活两次，没有人可以真正两次走上同一条路，就连我们自以为可靠的身体，下一刻也变成另一个。比起把握在手的身体和物质，记忆更为忠实。它就像是预先拥有的一座矿藏，不论我们自以为人生如何贫乏。

靠着回忆，我们在一次人生之中就活过了千百回，在一条离乡路上年年回家，在封缄一个信物之后又拿起它无数次，在一次亲吻中就度过了爱欲轮回。我在微博和豆瓣的树洞里看到一个辞世者的抑郁，在回乡和舅娘的聊天中挽回了一份童年时光，在上海亭子间的寒冷里触到肖邦手模的裂纹。当老屋里尘气侵蚀的橱柜风化，事物已在另外的容器中保存。它们更可靠，无须占据空间，却坚固有重量。可以毁坏一座城池，却打不破一个人的记忆之榭。所有黑暗与丰盛、耻辱与幸运的内情，只顺从心灵之钥的开启。

它并非自闭。在旅程之中，我们与他人分享落脚休憩之地，有偶然邂逅的十字路口，驻足躲避风雨的廊桥，也有候车室、影院、教堂和墓地。这些地址像一口口保险柜，牢固地储存着人们共通的记忆，也像是区块链的一个环节，不会丢失、腐化或被权力涂改。

眼下，在过于迅疾的变动里，许多事物正从视线里消逝，水井、胡同、铁轨、家鼠、石磨、瓦楞和洪水的印记，包括方言、风俗、亲属。我们感到舒适的时候，也在失去切身的什么。

硬座车厢里砾人的夜晚，让人真切地感到自己的身体，和邻座的身受联结。在高铁和飞机上，我们的身体感受没有这么强烈。一栋钢筋水泥的单元楼里，不会有木屋阁楼上随楼板颤动的心跳，和瓦楞下雨声的滴沥。在对未来的信仰之下，人们对待手边和身后之物过于粗暴了，坟土被掘开，路面被开挖，河流被截断，瞳仁被掏空。

高铁奔驰而过的田野上，风物倏然消逝，像是全然陌生的场地。大地上依旧忙碌的父老，像旅客眼中的蚂蚁，从事不可理喻的劳役。北京的三环内外，胶囊公寓和地铁车厢里欲望相互压榨，没有出路地生灭，和大地上的父辈音信阻隔。

我想记录下这些，亲手往那口共有的保险柜里添放一些物品。凭借信物，和血缘亲近的人们彼此认出。

我想以文字之绳串联脱落的线头，达成回归出生地的道路。带上一个个地点寄存行李，攀爬连接城市和故乡的彩虹之桥，在旅程中寻求安顿。

每件行李中，有我们的一份生命。从候车室，到出生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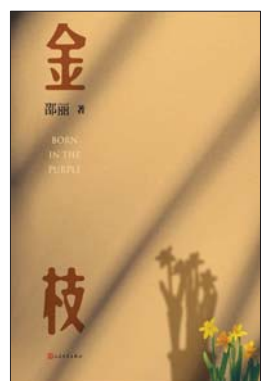
(摘自《在别处》序言，标题为编者所加)

新书秀场



译林出版社
「加拿大安妮·卡森诗选」
《安妮·卡森诗选》
著

诗选中包含《红的自传》《丈夫之美》两部诗作，均代表了安妮·卡森的最高文学成就，且带有传记色彩。其中，《红的自传》取材于希腊神话，犹如一幅深刻感人的肖像，讲述了一位艺术家如何坦然面对自己异于常人的身份。《丈夫之美》则记录了卡森第一段失败婚姻。作品兼有人物与情节、神话与魔法；诗中兼具态度、才思，又暗藏悲伤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邵丽 著
《金枝》

小说《金枝》因关注现实，关注两代人的成长性而引人瞩目，它讲述一个父亲在追求进步中建立了两个家庭，而他和他的子女们几十年却陷入各自的人生和人性困境中。半个多世纪以后，父亲从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悄然落幕，但是他留下的两个家庭和在这场困局中缠斗不休的妻子和儿女们，却无法走出漫长的阴影。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「美格雷斯·勒博」
芭芭拉·凯恩 著
《如果父母老后难相处》

在这个快速发展又变幻莫测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在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，年老的父母却在渐渐失去自我。身体机能衰退已让人无比沮丧，他们还要接受自身观念落后和失去家庭话语权的残酷现实。父母可能变得小心翼翼、失落、沉默，可能因害怕孤单而对子女有诸多要求，也可能以一种惯性的关爱模式，试图进入子女的生活，干涉一切……这份爱让人心疼，也成为负担。本书作者皆为资历超过30年的社工师，面对过许多难相处的父母，他们的建议也许会帮助你与家中长辈实现更顺畅的沟通，尽可能照顾好他们的晚年生活，并不再步父母后尘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薇娅 著
《薇娅：人生是用来改变的》

在新书中，薇娅回望自己近20年来的改变之路：小小年纪独自到北京闯荡，做过服装店导购，积攒实力后开启创业之路，在生意蒸蒸日上时毅然尝试做歌手，也毫不犹豫褪去歌手的光环重新创业，又在接近而立之年选择进军淘宝，经历了人生低谷后，迎着风口，开始了淘宝直播的探索之路。她的每一步路都书写着果敢、努力与坚韧。

有一种历史的面孔刻满执着

□禾刀

历史名人浩如烟海，唯独挑选容闳、梁启超、陈天华、蒋百里、孔祥熙、吴宓、唐绍仪、顾维钧、杨步伟这么九位人物会聚成《历史的面孔》一书，作者徐涛自有一番道理：“他们的功业未必是为天地立心、为万世太平，但是他们也曾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各个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他们的故事似乎更接地气，他们有着寻常人的选择、普通人的烦恼，他们的求学进取、儿女情长、人生选择往往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切合实际的启发”。

就笔者而言，本书所涉九位人物除了杨步伟其他也算耳熟能详。杨步伟婚前的生活相当精彩：主动退掉姑舅表兄的订婚，中国第一位女性医学院院长、中国第一位女性医学博士。杨步伟婚后其实也不差，比如在美国推出的《中国食谱》一书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作序，该书“前前后后再版27次，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。许多人也是由这本书重新认识了美国”。杨步伟自身散射的光芒其实本就照人，只是常常被掩映在清华“四大导师”之一、丈夫赵元任的光环之下。

杨步伟的人生透射出无所畏惧的“执着”二字，只要她看准了的，总会一往无前，哪怕刀山火海也毫不畏惧。杨步伟在放弃国内蒸蒸日上事业，陪同丈夫赵元任前往美国求学的日子里，面对先前计划的陡然落空，她无怨无悔，反倒一方面开导丈夫克服眼前困难，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寻找生计，最终携手度过艰难岁月。赵元任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，但如果没有杨步伟这个“半边天”，



后果着实难料。

历史在每个人的脑海都有一个投影，这个投影落在本书作者徐涛的脑海里则是“执着”二字。虽然同因执着，但本书九位人物执着又各有不同：梁启超为追求中国的现代性，不惜与“志不同道不合”的老师康有为分道扬镳；蒋百里有志于强军救国，无奈保定军校派别丛生，于是拔枪自裁；唐绍仪虽然后来死于锄奸队的斧头之下，但作为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，他在南北兵戎相向的关键时刻，不顾手握重权的袁世凯那一己私念，在民主共和方面立下汗马功劳；顾维钧则是天生的外交家，在弱国时代，运筹帷幄，充分利用一切资源，想方设法为国家争取权益。

如果说梁启超、蒋百里、唐绍仪和顾维钧等人凭借各方面的才华在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，那么，陈天华留下的则是生命的沉重分量。陈天华自幼家贫，面对改变命运的天赐良机，他却

效法汉时霍去病“匈奴未灭，无以为家”，以“国不安，吾不娶”婉谢湖南巡抚赵尔巽抛来的橄榄枝。陈天华蹈海报国之时只有30岁，但他以死唤醒国人之举，名留青史。

徐涛将容闳作为开篇文章，相较于后来的大师辈出，容闳在学业方面似乎稍显逊色。但容闳是近代我国第一位前往西方深造的学子。学成后，容闳回到国内，先是努力实业救国，后又教育救国，并促成了在近代历史上造成巨大影响的清代幼童留学的伟绩。本书中写到的唐绍仪就是第三批留美幼童。无论是实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，容闳无疑具有开创意义。开创意味着启蒙，同时也意味着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愚昧。

九人中，吴宓更像是一位纯粹的学者。纵观“哈佛三杰”之一的“吴宓先生”的一生，他似乎一直在和主流唱反调。尤其是，在那个被政治运动打倒的特殊岁月里，仍旧不忘努力联系陈寅恪，虽然他知道这样做对自己并不利，足见其凛然风骨。本书还提到一个有些特别的人，那就是孔祥熙。此人不乏争议，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，危难之际，正是他力挽狂澜，力克重重困难，统一币制，为打破军阀割据打下了经济基础。

人无志不立，事无恒不成。本书所述九人，都曾是“才”倾一方的时代精英。他们虽无法比肩历史伟人叙事，但他们的教育观、金钱观、幸福观同样为后人所景仰。正因为比别人更坚信自己的那份执念，他们才可以“身段可以柔软，身份可以多变，使命却始终如一”，他们才会走得比别人更远，并最终将这些执着一一镌刻在史册上。